



伊比利亚文丛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著 崔维本 译

# 塞万提斯传

Las Vidas de Miguel de Cervantes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万提斯传/崔维本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1

(伊比利亚文丛)

ISBN 978 - 7 - 5434 - 6815 - 3

I. 塞… II. 崔… III. 塞万提斯, M. D. (1547 ~ 1616) -  
传记 IV. K835. 51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423 号

书 名: 塞万提斯传

作 者: 安德烈斯·特拉彼略

译 者: 崔维本

责任编辑: 谭 湘 柳刚永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 - 7 - 5434 - 6815 - 3

定 价: 34.9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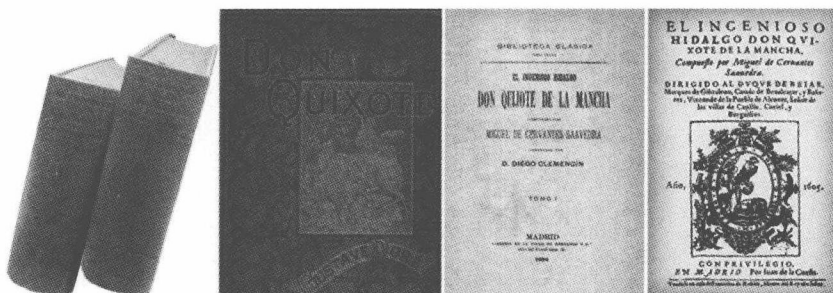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本 版 序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本书我写得最为投入，也最为用心。我获得撰写本书的机遇纯属偶然。早先答应撰写本书的同行，在接下任务一年之后，又把它推了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写不出来了，也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米盖尔的生平资料太贫乏，与他所写过的另外几本趣味横生的传记难以匹配。他想不到，我这一辈子将如何天天念叨他的好处。要不是他的退场，我会错过许多珍宝，因为这些珍宝只有在与一个人和一本书的朝夕相处中才能得到。为了不辜负这样的机遇，我无论如何努力也不为过分。

真的，整整十五个月，我丢开一切，专心致志地首次或重新阅读我从未读过或只曾草草读过的塞万提斯的作品以及大量有关塞万提斯及其作品的书籍。直到我觉得可以一试身手了，才着手写这本书，从而证实了普拉<sup>(1)</sup>的一句话：想了解一件事，就写本有关的书。

书写出来了。许多读者，几乎所有的塞万提斯学家，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第一，因为本书被淹没在一套非常唬人和有价值的丛书之中（其中一本居然用上了如此荒唐的题目——《我，塞万提斯》）。其次，塞万提斯学家们都忙着自己圈子里的事，连看一眼塞万提斯的时间都很少，何况干这傻事的只是一个当代作家，不是院士，不是塞万提斯学家，也没



◎从左至右为：托马斯·谢尔顿英译本书影、《堂吉珂德》多雷插图版封面、1894年版《堂吉珂德》书名页和1605年初版本扉页

有缺一只手，当然更没有时间来看一眼了。

在1993年到2001年期间，在弗朗西斯科·利科的主持下，《堂吉珂德》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引起了当时报刊的热评，大学校园里也为此热闹了一阵。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这个版本反映了迄今为止研究塞万提斯的成果，并尽可能地、一劳永逸地核定了我国最伟大的小说的文本，为此它收集了国内外将近九十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序、注释和前言，以非凡的努力，为该书树立了一块永恒的丰碑。

我们别忘了一句阿拉伯成语：众人插手，骏马画成骆驼。和所有的集体作品一样，这个经过反复推敲的版本所收进的研究成果不仅五花八门，甚至还相互矛盾。这些成果，至少它们的意图，可以用一位杰出的参与者安东尼·克劳斯<sup>(2)</sup>的话来归结：“新的塞万提斯更适应二十世纪的西班牙，他有点像西班牙的蒙田<sup>(3)</sup>，是一位深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善于思考的小说家，吸取了他所生活的年代的最具革新意义的思想，彻底重新审视了对自我的规划，并用高谈阔论和影射的手法来掩饰他所要传达的信息。”

且不去高谈阔论什么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因为今天它已在不经意中

飞速地成了上个世纪的西班牙了。但，尽管如此，也很难有人能在更短的文字中堆进如此多的陈词滥调。什么是深持怀疑主义态度？什么是17世纪的思想？什么叫彻底重新审视对自我的规划？不过我还得感谢克劳斯先生对塞万提斯来上这么一阵劈刺，我所以用这个词，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谈起这本书，我们高傲的塞万提斯学家们不是互捅刀子就是互试剑术。很难说得清楚，他们为什么选《堂吉河德》而不是《山上》<sup>(4)</sup> 作为其研究的重心，因为无论选哪本书，他们研究的结果常常没有多少差别，甚至糟糕到没有任何差别。在过去更美好的时代里，阿索林<sup>(5)</sup>、阿萨尼亚<sup>(6)</sup>、乌纳穆诺<sup>(7)</sup>、奥尔特加<sup>(8)</sup> 或阿梅利戈·卡斯特罗<sup>(9)</sup> 都曾有过他们对塞万提斯的解读。无疑，如果今天对塞万提斯提不出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符合当今时代的解读那才是奇怪的、不正常的、令人担忧的，因为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语言学已经比哲学更为重要，形式已经比内容更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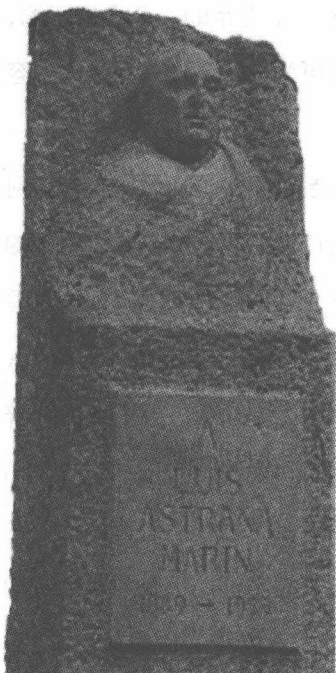
关于塞万提斯个人情况的研究，自阿斯特拉纳<sup>(10)</sup> 以来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大多数人至今仍在明目张胆地、不受任何惩罚地抄袭或剽窃他的东西，而且总要在剽窃之余再将他痛骂一顿。这些剽窃者中有一位也写过塞万提斯传，而且，作为法国人，他还不算写得最糟糕的。十多年前，他通过剽窃和咒骂阿斯特拉纳，发表了一本塞万提斯传，并因此而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他居然对我这本书发起了进攻，说我的传记“写成了小说，传记的作者取代了传记的主角”。上帝啊！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在那一版《堂吉河德》中，所附的主要材料和有关考证还都是阿斯特拉纳的。至于我，亲爱的读者，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所起的作用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取代，我只是在真相不清的地方，采用了可信的

说法，让事实清晰地、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可能是我在研究工作中说得最频繁的话，无论今天还是过去都是这样。当然，阿斯特拉纳也受制于他的偏爱，他的局限性和他的时代，自他完成有关的研究工作以来，我们对塞万提斯本人及其生活环境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经常抨击医生，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忘记，医学的进步至少部分地归功于他们。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对塞万提斯的了解在很多情况下是从那些塞万提斯学家或偶尔从事塞万提斯研究的人们那里获得的。古来今往，许多人怀着和我们同样的情感和认真态度，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塞万提斯研究事业，如果我们现在对他们的真知灼见不

心存感激，那是不公正的，也缺少了塞万提斯的精神。

本书的文字平和、通俗，既适合于研究塞万提斯的专家，也能为门外汉所接受。我希望本书能为前者照亮他们所熟悉的黑暗道路，又能将后者引到塞万提斯著作的怀抱之中。这也是我将这本行将满十周岁的作品拿出来重新审读和修改的唯一目的。我把它像住宅一样，重新粉刷了一遍。有几篇文章是有些读者朋友还想再读的，现在它们就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要搬进去。它们大多是关于《堂吉珂德》的，有的曾见诸于报



◎阿斯特拉纳雕像

刊,有的还未发表过。

2001年于马德里

## 注 释:

- [1] Josep Pla i Casadevall (1897~1981), 西班牙作家、记者。
- [2] Anthony Close, 剑桥大学教授, 著有多种研究塞万提斯的作品。
- [3] Michel Montaigne (1533~1592),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
- [4] Pefias Arriba, 西班牙作家帕莱达 (José María de Pareda, 1833~1906) 于 1895 年发表的小说, 描写山区居民的生活。
- [5] Azorín (1873~1967), 原名 José Martínez Ruiz, 西班牙作家, 作品有《堂吉诃德之路》。
- [6] Manuel Azaña (1880~1940), 西班牙政治家、作家, 1931~1939 年期间曾两度担任西班牙总统。
- [7] 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 西班牙作家、哲学家。著有《战争中的和平》《雾》《堂吉诃德和桑乔的生活》等作品。
- [8] 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西班牙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
- [9] Américo Castro (1885~1972), 西班牙语语言学家及文化历史学家。
- [10] Luis Astrana Marín (1889~1959), 西班牙作家、记者、翻译家, 其最大成就在于对数位西班牙杰出作家生平的研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堪称楷模和英雄的一生》共七卷, 对塞万提斯生平的研究工作有奠基性的意义。



# 序 言

—

第一部塞万提斯传记迟至 1738 年才问世，它的作者是马杨斯<sup>(1)</sup>。自那时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塞万提斯传，而且还会不断出下去。然而，尽管主人公一生历尽沧桑，他的传记都难逃内容贫乏的命运。

亘古不变的潮起潮落令人目不暇接。同样，这些传记，即使其中最幸运的那几本，也只流行了五六十年，就被新的传记所替代和超越，为学者所遗忘。

在这样的景象面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会虚下心来，朦胧地意识到原来世上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希望读者通过本书能在了解塞万提斯生平之外有更多的收获。如果除了那些大家早已熟悉的内容以外，还能在里面发现一些我个人的、新的资料或观点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我对此并不抱幻想。我自己觉得在本书中讲了一些别处没有见过的内容，至少是提出了新的看法，但谁也不能保证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因为已经发表的有关塞万提斯的著作足有数百万页之多，谁也不可能都读遍了。

如果有人想找本有价值的罗西尼<sup>(2)</sup> 传来读的话，我不会建议他仅仅阅读斯丹达尔<sup>(3)</sup> 所写的那本，尽管在该书出版一百七十年后的今天，仍很难找到一本比它更真诚、更充满激情的罗西尼传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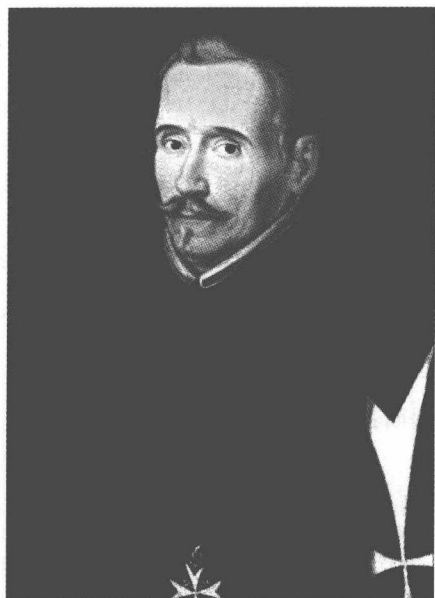
斯丹达尔说，“要敢于感受”。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塞万提斯二百年前在《慷慨的情人》中所说的一句话：“善于感觉，方善于表达。”任何作者都有权奢望成为自己感觉的奴隶和主人，从中得到满足。这并非幻想。

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塞万提斯：一种是作为教授或学者，另一种是作为读者。

教授想把所有的线索都掌握在手中，一根也不放过。读者却没有这样的兴趣。读者只想对他的思想有个整体的了解，不一定非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学者总是想一劳永逸地把《堂吉珂德》读透了。而爱好此书的读者却知道自己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永远不可能把它读透。

当一位昆虫学家和一个路人同时走在田野上时，他们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前者一手拿着捕虫网，一手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除了蝴蝶或飞虫那样小的东西，他什么都看不见。教堂的钟楼、百年的古树、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姑娘都引不起他的注意。事实证明，逍遥的行人，背着空空如也的双手，却能更好地感受到各种事物、时间和空间的匆匆行程，从在微风中低头哈腰的小草到无边无际的苍穹。

众所周知，塞万提斯一生灾难不断。以时空而言，我们知道，当时的西班牙一方面是庞大的帝国，征服了美洲，宗教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化正处于黄金时代；而另一方面却遍地都是饥饿、乞讨、瘟疫、凶杀、宗教裁判和愚昧、海盗、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顽固的保守主义、奴隶



◎洛佩·德·维加半身像

制……以上许多弊端，塞万提斯都曾身受其害。然而，塞万提斯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人物：他们最大的人性特点就是在逆境和失败中找到快乐，安于贫困，在黑暗的、凶险的环境中仍怀抱着希望。他本该是一位情感丰富、为人出众的人物，但无论在情感还是在为人方面他都没有杰出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生平庸”。

如果塞万提斯活到今天的话，他在我们眼里仍然会像当时一样，只是一个失意的、孤独的老人。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我们会把他选为院士，会给他配付新的眼镜，在他的破衣服上挂枚奖章。想得多美。

一位小说的主人公不但没有和两三个女人上床（堂吉诃德认定只能和杜尔西内娅干这件事），而且还因为害怕破碎的心脏难以经受剧烈的跳动而不敢去会见自己的情人。我说，这样的故事在当今文坛上就是大败笔。我曾经指出，如果塞万提斯活在1993年，塞万提斯奖首先得授予洛佩<sup>(4)</sup>。有的评论家读了《堂吉诃德》会在报刊上断言：“杜尔西内娅写得不好。”或者更肯定地说：“这本书多写了五百页……还不止。”

这想法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它出自塞万提斯自己的嘴里：“……那（你）就争取个第二名吧，因为获得第一名的总是有来头或有身份的人。

第二名才是公正地评选出来的，第三名就是第二名……但是，尽管如此，第一名的名分还是很有分量的。”

## 二

有人说，他们敬佩塞万提斯的淳朴的风格，欣赏他侃侃不绝的絮叨。谁知道。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今天塞万提斯所以仍有他的那么一点地位，是因为他是位孤芳自赏、不事声张的文人作家，是位典型的、隐士式的经典作家。

我觉得，在当今的读者中，很多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佩尔西莱斯》和他的剧作，甚至连《堂吉诃德》《警世小说集》和他的著名的幕间剧也没有读过。更不会有人读过两遍以上。但确实还有那样的傻瓜，居然说比起《堂吉诃德》来，他更喜欢《佩尔西莱斯》。他当然来自某个学院。塞万提斯早被发配到了无人阅读图书的中学和只知埋头研究的大学里，成了约沙河谷<sup>[5]</sup>中的又一个幽灵。

人们可能不喜欢塞万提斯的写作风格——真诚、坦率、不事阿谀奉承，还有他的文字的纯正。说到底，他们讨厌塞万提斯书中的人物是女佣和神父；如果书中人物换成了英国新教的神甫和教士，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就像所有的人都喜欢雷阿尔城，对阿尔巴塞特就不那么喜欢。

然而，每当西班牙最深层的痼疾发作或复发时，我们最后不知不觉地就会到《堂吉诃德》那里去讨办法，因为它就是西班牙人的圣经，既是我们的大学也是我们的“莫尼波迪奥大院”<sup>[6]</sup>。

塞万提斯好就好在他没有被自己的失败和惨痛经历所压倒。他为我

们创造的人物，除了发疯、欺诈、坑骗之外从未有过更光荣的历史，然而也从未失去过希望。他的堂吉诃德、林孔内达、托马斯·罗达哈<sup>[7]</sup>的命运不能说不悲惨，但他们在凄苦之中仍保持着乐观和热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凡是打开这本书的人，不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审视自己。他们惊奇地发觉，而且还自我解嘲地承认，这么说来，大家都是疯子、骗子和无赖。每当读到《堂吉诃德》的最后几章时，我们总会流下眼泪，泪水中有悲有喜，热心的我们感到悲伤，愤世嫉俗的我们感到高兴。

有人说（包括奥尔特加），塞万提斯的成败都在于他的风格，这就等于说，一个人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但我说，如果塞万提斯还缺什么的话，那么他所缺少的恰恰就是风格。正因为如此，谁也学不了他，就像罗德里戈·卡洛<sup>[8]</sup>在描写自己时所说的那样：“我的生活贫富适中，我的风格平常普通，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人们常常拿塞万提斯和委拉斯开兹相比，因为他们都多产、才思横溢。在一本谈到这两位创作家的书中，拉蒙·加亚<sup>[9]</sup>说，“内容像《堂吉诃德》那样丰富的书很少见”。他接着又说：“有的书写得很长是出于贪婪，有的则出于才思的涌现。《堂吉诃德》就属于后一种。它的篇幅越长，不是为了成为一本书，而是为了不成为一本书（何等的荒唐！），不成为一本确切意义上的书，它要打破文学，也就是说要超越或跳跃过文学，因为《堂吉诃德》说是要扫荡骑士小说，其实它所要挑战的是所有的书，或者说，它要挑战的就是书本身……”

写一本超越所有书的书：这样的抱负人皆有之。当我开始写这本塞万提斯传时，我的抱负就是要它超越所有的传记。

### 三

邀请谁来写本塞万提斯传，都是对他的莫大恩惠。对我也是如此。它所给我的不仅是一个对文学进行思考的机会，更是一个对人生进行思考的良机。

塞万提斯的一生至今仍是个谜。我们对他的坎坷经历知之甚少。对于他的内心世界，还有他的性格，更是一无所知。譬如说，我们对堂吉珂德的内心世界的了解就远远超过对它作者的了解。

关于塞万提斯的生平有那么多不同的传说，我看，得用上数以百计这个词。

其中绝大多数是虚假和杜撰的；好的、严谨的、可信的，很少。通常，不是被写成了圣徒传，就是被写成了小说。大家都知道，有的版本杜撰了他和其姐妹的乱伦关系，有的版本花费了整整十页纸来讲塞万提斯父亲或他的情人安娜·弗兰卡的性格，而对这两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一个比一个少。

有关塞万提斯的书多得数也数不清，但读上十多本以后，就会有种自相矛盾的感觉：与他有关的事好像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塞万提斯对我们的经验和生活的影响如此之深，别人的经验和生活永远无法影响或束缚我们对塞万提斯的看法，甚至适得其反。

对堂吉珂德，我们了解得很透彻。我们对他的了解全部来自塞万提斯的讲述。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或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了解，或是因为谁都不知道。对塞万提斯则不然，有关他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的远多

于我们已知道的。

在研究塞万提斯的时候，每一代人都把自己最紧迫的关切拿到塞万提斯身上来求解，也不想一想，虽然堂吉诃德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他的作者却不生活在今天，他已属于过去。

除了无可争议的小说家的称号外，塞万提斯随着时代和潮流的变化，扮演过各种不同的角色：平庸的诗人、滑稽戏作家、当代天才的报道家、新生主义者<sup>[10]</sup>、伊拉斯谟的追随者<sup>[11]</sup>，还说他是叛教后又皈依天主教的、是耶稣会成员。总之，不是把他说成出生在蒙多涅多，就是像最近几年那样，又把他过籍到了索多马<sup>[12]</sup>。

在写作本书的漫长时日中，有几本书一直陪伴着我，其中首屈一指的当数《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堪称楷模和英雄的一生》。这是一本十分令人敬佩的书，它的作者是同样堪称楷模和英雄的堂路易斯·阿斯特拉纳·马林。

在阿斯特拉纳的作品发表之前和之后，对塞万提斯生平的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塞万提斯在评论洛佩·德·维加时所说的那样，他一登台，整个舞台就是他的了。

他所写的传记语气古怪，有点故作姿态和目中无人，常在字里行间辱骂和戏弄西班牙文化研究者和院士们；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招致了他们的敌意。

我曾想多了解一些阿斯特拉纳的生平，以便在本书中对他的书表示敬意，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但未能有所斩获。关于阿斯特拉纳本人，没有任何声息，他的作品也被院士们和塞万提斯学家们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盐，只有阿索林是个例外，说他是真正的天才研究家。其他人不是将

他忘了，就是对他表示怀疑，抓住这个或那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否定了他的七卷巨著。事实上，在他之后，所有严肃的研究所采用的重要资料几乎全部来自他的著作。就拿让·卡纳瓦约<sup>[13]</sup>最近的研究来说，这本书绝对不坏，但常常在借用了阿斯特拉纳的材料之后，又把被盗窃的人大肆贬低一番。

除了阿斯特拉纳的聚宝盆，我还阅读了其他人的作品，如克莱门辛<sup>[14]</sup>、哈曾布什<sup>[15]</sup>、波尔<sup>[16]</sup>、斯切维尔和波尼利亚<sup>[17]</sup>、罗德里格斯·马林<sup>[18]</sup>、马丁·德里克尔<sup>[19]</sup>、阿梅利戈·卡斯特罗、阿瓦利埃-阿尔塞、卡萨尔杜埃洛、利莱伊<sup>[20]</sup>，还有那些给了阿索林灵感，让他写出《请塞万提斯学家们原谅》的院士们和西班牙文化语言学者们。他们的书或论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他们渊博的知识让我获益匪浅。《请原谅》是阿索林写得最漂亮、最能给人启发的著作之一，它读起来那么有趣味、那么轻松愉快，以至于书中百余个严重的史实性或知识性的错误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都会被忽略过去。

同样的话，同样的保留，可以用在阿萨尼亚、乌纳穆诺、贝尔加明<sup>[21]</sup>、萨尔瓦多·德·马达里阿加<sup>[22]</sup>、拉米罗·德·马埃斯图<sup>[23]</sup>、多尔斯特<sup>[24]</sup>、海涅<sup>[25]</sup>、路易斯·罗萨莱斯<sup>[26]</sup>、桑布拉诺<sup>[27]</sup>、托马斯·曼<sup>[28]</sup>、屠格涅夫<sup>[29]</sup>、斯丹达尔、加尔多斯<sup>[30]</sup>等人身上。也许这些作家对塞万提斯了解得并不最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最懂得塞万提斯，对他的作品理解得最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肩负着一个使命，请塞万提斯学家们原谅，就是要把塞万提斯从学院、大学和博学之士的手中解救出来，将他还给拉曼查的荒原野地，也就是说，让他回到生活中来。

每当一个作家用现实手法写作，或一位诗人陷入梦想时，他们都得



来找塞万提斯。他找到了完美的方法，将现实和希望放进了同一个机体——小说。他做得如此完美，如此富有现代特色，非常难得。

在我所阅读或参考过的书籍中，有一些真该被烧成灰烬。但是，有一本，它的作者的名字我要在这里公诸于众，由于它的激励，我才有了表达自己感受的勇气。该书这么写道：“都说《吉河德》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这显然是在胡说。它连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也算不上。”既然认为它仅仅是这样一本书，又何劳为它写一篇长达三百页的论文。因此，我对自己说，既然伟大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sup>[1]</sup>能写三百页来发表这么一个意见，那我写它二百五十页也是天经地义的了。再说，有关塞万提斯的书，包括纳博科夫所写的那本，竟不引用塞万提斯的话或他的书中的某些细节——哪怕引用得有点不恰当也不怕——，不替塞万提斯说话，真是少见。

这序言也太长了。我要用塞万提斯在《警世小说集》序言末尾向读者告别时说的那段话来结束它：“到此为止吧。有几个吹毛求疵、自恃高明的人一定会对本书发难。但愿上帝保佑你，也保佑我有耐心好好听取他们的非议。再见！”

这本薄薄的书现在就展现在你面前，希望它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书。

还希望它有益于你我的健康。

## 注 释：

[1] Gregorio Mayans y Siscar (1699~1781)，西班牙学者，为1737年伦敦版的《堂吉河德》撰写了《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生平》。在此以前没有出版过塞万提斯传记。